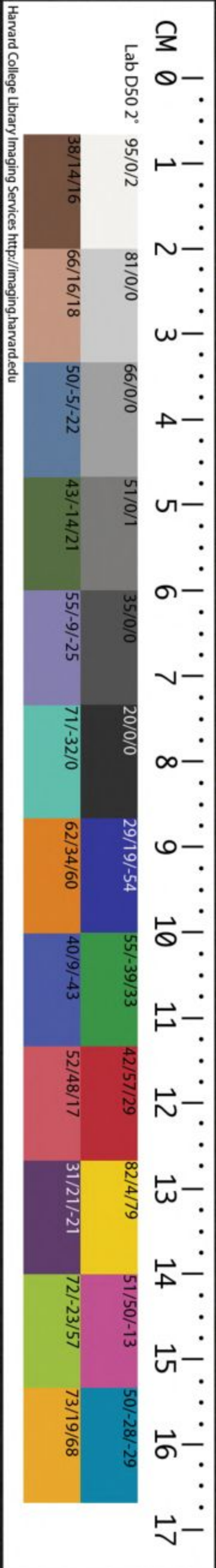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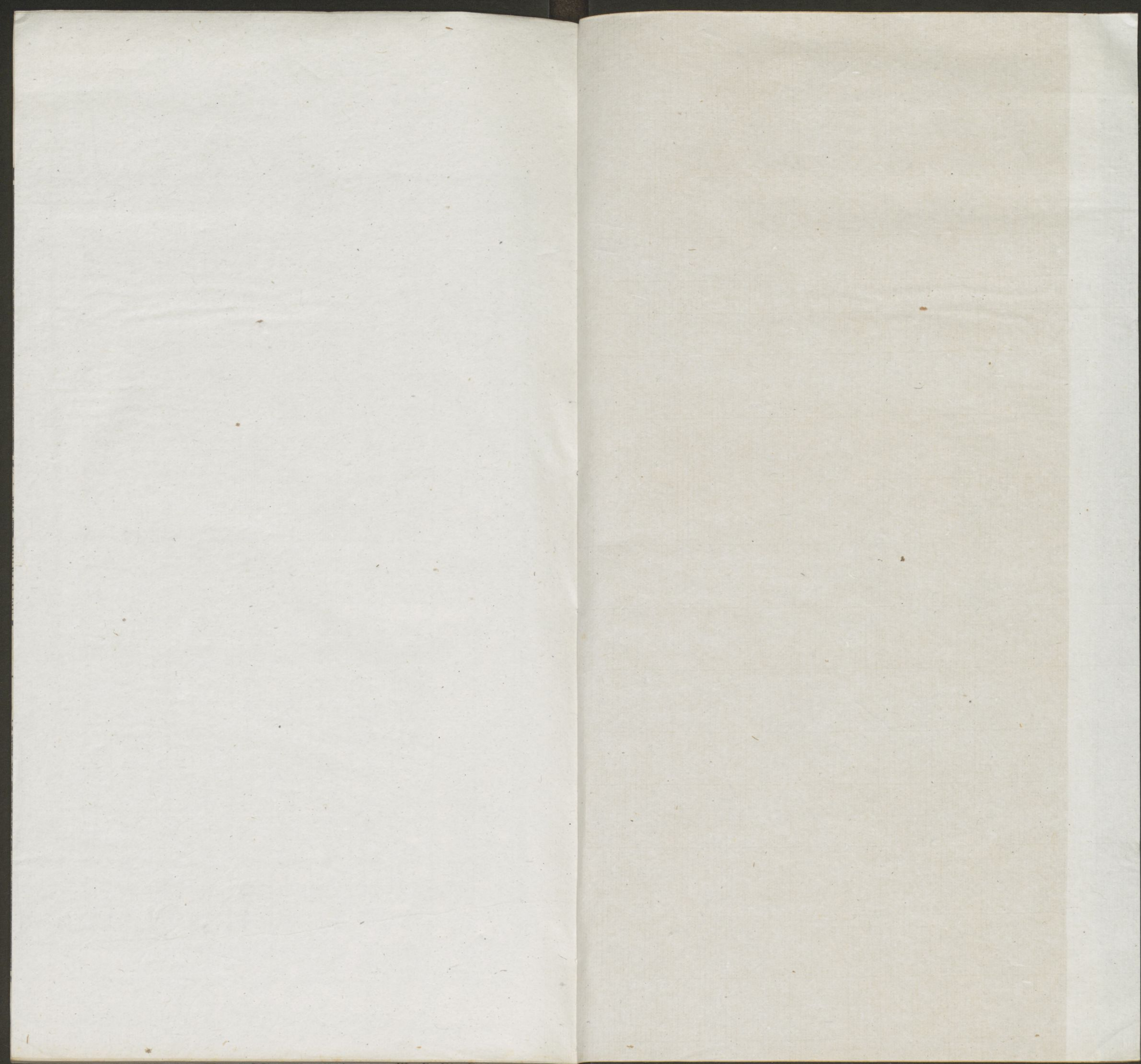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-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187

T 4664/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

聽言

宋孝宗時兵部侍郎胡銓論從諫疏曰。臣聞從諫。人主之高致。古之賢王以從諫稱者。未易僂指。書稱成湯以從諫弗弗為美。梅福稱漢高祖以從諫若轉圜為美。魏徵稱唐太宗以悅而從諫為美。成湯格天之功。由從諫而致也。漢高祖開四百年之基。由從諫而致也。唐文皇創三百年之業。由從諫而致也。猗歟偉哉。人主之高致。端在於此。陛下自登大位。虛懷受嬰鱗之言。兼聽盡天下之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有不知未嘗廢言。言之未嘗不聽。凡獲賜對者。人皆以為得盡其忠。中外翕然。咸謂恢復之期。指日可冀。然臣愚竊以謂靡不有初。鮮克有終。以漢光武之聖明。而大司徒韓歆用直諫死。唐文皇晚節殺劉洎。而魏證有勉強從諫之規。故春秋傳曰。終之實。

哈佛大學哈佛燕京
圖書館珍藏印

難。而先正司馬光重為世祖惜。臣愚伏望陛下置臣章於坐右。永鑑漢光唐宗之失。則社稷之福也。

秘書少監周必大論聽言責實疏曰。臣三日之間。再望清光。敢陳瞽言。致憊憊之誼。臣聞政莫衰於隋。而功莫隆於唐。文皇亂莫極於五代。而治莫速於我藝祖。一言以蔽之。文皇善於聽言。藝祖善於責實。故也。仰惟陛下厲精政事。無聲色之娛。無畋游之好。無便嬖之私。好問聽言。惟治道是求。綜核名實。惟祖烈是繼。然而中外之臣鮮有助。陛下大有為者。謇諤之節無聞。而諂諛之習故在。激勵之風未著。而闕茸之俗彌勝。平居尚爾。緩急何賴。夫文皇所以革隋季之政。而身致太平。藝祖所以變五代之俗。而坐臻上治。其施設次第。具載史冊。臣願陛下詔經筵官。擇當時聽言責實之要條。上其目。以今準古。勉而行之。庶幾風俗一變。不負陛下孜孜為政之意。則功何患於不隆。

而治何患不速哉。

權吏部尚書韓元吉進故事曰。唐書王珪傳。太宗召珪為諫議大夫。謂之曰。正主御邪臣。不可以致治。正臣事邪主。亦不可以致治。唯君臣同德。則海內安。朕雖不明。幸諸公數諫。正庶致天下於平。珪進曰。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。諫不用。則相繼以死。今陛下開聖德。采芻言。臣願竭狂瞽。佐萬分一。帝可。珪推誠納善。每存規益。帝益任之。遷侍中。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。不進。數被譙。珪與溫彥博同進曰。孝孫脩謹士。陛下使教女樂。又責譙之。天下其以士為輕乎。帝怒曰。卿皆我腹心。乃附下罔上。為人游說耶。彥博懼。謝罪。珪不謝。帝默然。明日語房玄齡曰。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。朕夙夜庶幾于前聖。昨責珪等痛自悔。公等勿懲。是不進諫也。

臣聞君臣相須。猶手足之衛頭目也。有是君也。而其臣不足以輔

之。有是臣也。而其君不足以使之。則失其所以相須者矣。故君在審擇其臣。而臣在忠事其君。未有君臣之志不同。其德不合。而能成天下之治者也。太宗之說。可謂知此矣。然君之患常在於不能納諫。臣之患常在於不能盡言。以太宗之明且聖。其於兵機將畧。戡定禍亂。足以比迹湯武。其於躬行仁義。力致太平。足以庶幾成康。其大者既已安定天下。自餘行事。固亦無甚過舉也。猶汲汲然導珪等使諫。如此。則朝廷之上。一日萬幾之間。何慮其闕失哉。夫譙責孝孫。以教宮中。音伎之不進。豈亦太常協律之職。實人君過舉之細。管仲所謂未能害霸者也。而珪與彥博過慮而言。便有輕士之憂。太宗始亦怒之。終則悔之。又詔玄齡輩勿懲是而不諫。當時責成大臣。納誨以輔台德。可謂無隱情矣。其至貞觀之治也。宜哉。臣以是知君臣皆正之明驗也。且太宗之說。固正矣。使其臣不

正。其肯為太宗盡言乎。一事之不諫。則天下之事將有不聞者矣。故臣下之邪正。在於言與不言之間。明君不可以不察也。

元吉又進故事曰。唐書李絳傳。絳見帝浴堂殿。帝曰。比諫官多朋黨。論奏不實。皆陷謗訕。欲黜其尤者。若何。絳曰。此非陛下意。必憚人以此。熒誤上心。自古納諫昌。拒諫亡。夫人臣進言於上。豈易哉。君尊如天。臣卑如地。加有雷霆之威。彼晝度夜思。殆欲陳十事。俄而去五六。及將以聞。則又憚而削其半。故上達者財十二。何哉。予不測之禍。顧身無利耳。雖開納獎勵。尚恐不至。今乃欲譴訶之。使直士杜口。非社稷利也。帝曰。非卿言。我不知諫之益。

臣竊以謂絳之言。何其盡哉。當憲宗之初。豈有失德。諫官論奏不實者。果何事。意其必有過甚之語。難行之議。以帝之聰明而亦謂之謗訕。則非不可黜也。絳直以進言之難。十事去其五六。為帝激

切言之。將以開天下敢言之路。懼或黜之。則正直之士畏罪而不敢言耳。然帝雖欲黜之。而以聞絳。是亦意有所未安。不果於黜也。絳能開導主意。致憲宗翻然感悟。知諫之為益。而不罪其過後。世且不知諫者其為誰。君臣之間。納誨輔德。可謂泯然而無跡矣。然自古小人之害言者。莫甚於謂其植黨而好名。蓋植黨則欲去其衆。好名則使人君怒其謗已。是二者。古今之論多矣。唯植黨之疑。猶為易辨。好名之譏。最為難知。夫天下之所趨者。名與利而已。人臣之事君。以其有爵祿之利也。好名之人。不顧爵祿之利。而欲慕正直之名。則何惜不以其名與之。蓋利之與名。均為御世之物。人君於此。既設官而謂之諫。將以名與之也。若不與之名。而又欲加之罪。則吾之御世者。亦狹矣。就使狂妄之士。濫夫正直之名。而忠實之言。將亦由是而得也。豈足以傷吾之治哉。故臣因論絳事而

敢以為陛下獻。恭惟聖學高妙。知此久矣。而絳之言。誠有取焉者也。

元吉又進故事曰。國史薛居正傳。太祖嘗謂居正曰。自古為君者。鮮克正已。為臣者。多無遠略。蓋君臣之道。不得其所。吾觀唐太宗受人諫。疏直抵其非。而不耻。以朕所見。不若自不為之。使人無異詞也。又呂蒙正傳。太宗謂蒙正曰。古所謂君臣道合者。情無間爾。故事必無隱。而言皆從之。今既列於位。得以獻可替否。雖言未必中。度朕亦當共議而更之。俾協于道。朕固不以居尊自恃。使人不敢言也。

臣聞人君之德。莫大於納諫。而後世稱納諫之盛者。無如唐文皇。其臣王珪。魏證之徒。號善諫諍。至於無言不從。無事不聽。可謂至美。惟太祖皇帝。聖見高遠。不以文皇納諫為難。而以自不為之。使人無可諫為善。大哉言乎。前世帝王所不逮也。昔書稱成湯。猶曰

改過不吝。是不能無過也。若吾太祖將無之矣。本紀又載太祖一日罷朝不樂。內侍有問者。上曰。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。早來前殿乘快處分一事有失。史官必書之。所以不樂也。蓋太祖皇帝常以乘快處分為悔。為戒。兢兢業業。固敢怠忽。宜其周旋欲願。當時無可諫之事矣。臣又聞之事君之義。有犯無隱。所謂犯者。不過觸威嚴。冒忌諱。其用心則忠。至夫有隱。則見利而不陳。遇害而不指。挾姦導諛。務為身謀。人臣之罪莫越是也。惟太宗皇帝聖見高遠。於二三大臣既欲其情之無間。且欲其事之無隱。猶曰。不以居尊自恃。而使人不敢言也。大哉言乎。亦前世帝王所不逮也。書所謂啓乃心。沃朕心。爾無面從。退有後言。實是道也。故太宗又謂宋琪曰。朕周旋款曲。商確時事。蓋欲通上下之情。無有壅蔽。卿等但直道而行。絕其私請。無得有所顧避也。蓋太宗皇帝每慮群臣不由

直道。而交通私請。戒之使無所顧避。宜當靡不盡其情矣。仰惟皇帝陛下至仁大度。同符祖宗。謀猷施設。罔不諏于故實。而憲于謨訓。臣願陛下兼聽廣覽。以太祖之訓。益隆聖德。好問察言。以太宗之訓。深勵群臣。夫使會朝清明。而常無可諫之事。人臣皆知直道事君。而舉無不盡之情。則治功何患不成。中原何患不復哉。此臣區區日夜以冀也。

中書舍人崔敦詩論聽言疏曰。臣嘗謂人臣獻言。靡不盡其誠。人君聽言。要當攷其效。是以漢高祖嘉婁敬之諫。唐太宗思魏謏之言。是皆利害。雖一時所陳。忠邪乃悠久方見。此不可不察也。臣嘗觀東漢盜賊之原。惟劉陶揚賜嘗言之。其後事作。始閱故事。得陶與賜所上章奏。皆行封侯之賞。臣恭聞神宗皇帝論開邊之非。右丞蒲宗孟曰。臣嘗言之。神宗曰。卿何嘗有言。在內惟呂公著。在外唯趙鼎言之爾。

乃知臣下之言不可無記也。臣仰惟陛下隆寬盡下。屈已受言。歷觀自古帝王未有能及聖德之萬一。然而論思獻納。臣下雖盡其忠。考擇審觀。人主當謹其術。昔唐太宗嘗諭史官曰。群臣言事。朕行與不行。皆當記之。真宗皇帝嘗詔中書置籍記諫官御史言事。行與不行。並歲終具奏。臣愚欲望睿旨特詔中書凡降出朝臣章奏。行與不行。並置簿錄上。歲終仍以副本進入禁中。予以驗其成否。而要聽言之效。又使群臣知其有此。懷忠者得以盡言。懷私者不敢妄言。將見言必可復。不為文具。此於聖政實非小補。素說友上奏曰。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。和顏以受諫。固常有進言以遷秩。求聞有納忠而得譴者也。然而任廷之臣。不聞諤諤以抗節。惟知唯唯以取容。昔之敢言者。雖有斧鉞之誅。而猶且不顧。豈今之世有爵賞之勸。反有所不敢。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。蓋士

大夫之氣節。養之則銳。挫之則懾。方其既也。雖有斧鉞之誅。而不懼及其懾也。雖誘以爵賞。而不為。惟養之於無事之時。斯可用於有事之際。無事之時。苟不先有以養之。欲其用於有事之時。難矣。方今天下外無邊鄙之憂。內無盜竊之虞。雨暘以時。倉廩粗足。正天子養士。士大夫養諛之時也。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。大夫之氣節。臣恐風俗自此日委靡矣。養氣節以厲風俗。當自朝廷始。朝廷臺諫給舍之官。所以糾官邪而杜姦慝也。朝廷之風。采繫焉。天子執政以為可。臺諫給舍以為不可。於是。有彈劾之章。有繳駁之奏。所以示至公也。陛下既已信其人。則不可以不信其言。其人既是。則其言不得而非。其人既非。則其言不得而是。陛下既信之。於未用之始。不當難之於已用之後。故臺諫給舍之所與。是公議之所共與也。雖陛下不得以不與。臺諫給舍之所不與。是公議之所不與也。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。

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。從公議也。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。畏公議也。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。不當使天下畏言責。天下畏公議。則為正直。天下畏言責。則為私邪。臣謂欲尊朝廷。當養士大夫之氣節。欲養士大夫之氣節。當使臺諫給舍得以行其言。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。蓋不以氣節作之。雖智者不免於愚。苟以氣節作之。雖佞者可使之忠也。臣願陛下許大臣用人。其有可否當與大臣辨之。許臺諫言事。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。許給舍繳駁。其有可否當與給舍辨之。辨之而是。從亦何傷。辨之而非。不從亦何損。都俞吁咈見於明良之盛時。可否獻替。是謂君臣之合德。直道行於上。公議伸於下。士大夫之氣節立矣。氣節既立。惰者必勤。私者必公。貪者必廉。怯者必勇。方是時也。陛下何為而不成。何欲而不濟哉。實天下幸甚。

觀文殿大學士兼侍讀史浩論褒賞諫官劄子曰。臣比者入對內廷。以衰病乞歸田里。蒙賜之坐。問臣以何如唐太宗。臣對曰。陛下聖德高出百王。宮中止聞孝儉。太宗閨門之內。尚多慙德。豈敢望陛下萬分之一。徒以其聰明知前代帝王之高致。在於從諫。降意屈志。以來言者。從而賞之。以收美名。以起至治。史官謂功德兼隆。得此道也。是故魏證諫發兵。則以五百縑賞之。孫伏伽諫死刑。則以蘭陵公主園賞之。李大亮諫求鷹。則以漢紀胡瓶賞之。高馬言得失。則以鍾乳賞之。今諫官有意為陛下開闢公道。無所阿私。誠可與唐臣並駕。願下有司亟議褒賞。使萬世之下。贊陛下之功。巍巍太宗之上。豈不美哉。浩又乞免臺諫侍從。當日條具劄子曰。臣昨夜伏覲御札。賜侍從臺諫。不允三日條具之請。臣竊思之。陛下為此。將以得天下之弊。而更新之。庶可立萬世之基業。何為欲速如此。夫鐘之扣也。待其從容。然

後盡其聲。人之言也。昇以間裕。然後盡其蘊。令若促之。使不得盡。他日或有弊不革。則必有辭曰。蒼猝不暇及也。將何以責之。臣未敢奉行聖旨者。誠以陛下今日之舉。真可追配仁宗。書之信史。是以光萬世。於此而促迫之。使不得盡其蘊。則人皆付之文具矣。所有御札。謹俟少選。進入。乞賜俞允。俾遂三日之請。

浩又上奏曰。臣恭領聖訓。至於諄諄曲折。臣以賤微。冒犯天威。罪戾萬死。臣當退就斧鉞。不可復言。然臣區區。猶不能自己。者。誠以陛下聖性純明。德量寬大。今日忽為此舉。乃與平昔不類。是以疑之。張燾之言。覲陛下取弊事而革去。非欲陛下以一日之力。困諸儒於筆札之下。臣意侍從臺諫。游學校。取科第。欲其答策持論。固所優為。然非陛下前日求言之本意也。夫言之必可行。貴乎考察事情。周知物態。民之利病。國之安危。籌度于心。筆之于紙。聖君用之。則天下咸被膏

澤。無一物之失所。若陛下欲令援筆而書。不切於事。如舉子之在場屋。侍從臺諫。何至不能而飾詞以求展限哉。今天下三歲科舉。舉子未嘗有曳白者。而謂立朝之士不能。此左右之人欲用此以為戲。使陛下有輕士之心。其與祖宗開天章閣求直言。豈不甚相戾耶。昔仁宗開天章閣。使大臣條對。姦臣欲困同列。故請一日而畢。其間所說有得其大體者。眾不能奪。竟許退而條具。茲故事也。陛下若不聽臣言。馴此而行。則將流於薄。而忠厚之氣象不見矣。此臣所以雖有白刃在前。不敢避。而欲救陛下之失也。

樞密院檢詳文字李椿上奏曰。臣聞求言非難。用其言實難。何則。蓋用言不審。則言之者必多輕舉妄議。非唯不足以裨一人之聰明。適所以惑四方之觀聽。臣切惟陛下虛懷屈己。聽言不倦。真堯舜之用心也。迨臣嘉謀嘉猷。孰不罄竭以告。而百執事之間。日有輪對。使得

盡言。猶以為未也。監司郡守罷授之際。皆得奏事。凡國之休戚。民之利病。惟恐纖悉有遺。此陛下盛德事也。臣切見比年以來。凡臣僚申請達明利害。其間不無輕易。而朝廷聽信施行。或未經審詳。故有頒降之旨未孚。而改易之令已下。不唯遠方觀聽。深有疑惑。切慮緩急有誤。朝廷命令。臣愚願陛下於聽納之際。凡臣僚有所申請達明。必先付兩省照應。前後指揮。及見行事理。參酌其可否。或令與言事之人商榷。而辨明之。如其灼然可行。然後取旨施行。庶幾令下可行。而無以愆久。不失信於四方萬里。所繫非輕。伏乞睿察。

蔡戡進諫錄疏曰。臣聞人君以納諫為聖。人臣以進諫為忠。三代以還。善納諫之君。無若唐太宗。善進諫之臣。無若魏徵。太宗以英武不世出之資。乘孤隋。攘群盜。平定天下。皆其餘事。然而正觀之治。庶幾成康。似非太宗所能自致。所以致此者。徵進諫之力也。徵所以敢諫

者。太宗導之使諫也。故太宗嘗曰。魏徵勸我。偃武修文。中國既安。四夷自服。朕用其言。徵之力也。徵亦曰。陛下開臣使言。故臣得盡其愚。若拒而不受。臣何敢數犯顏色乎。蓋君能納諫。故臣能進諫。君臣相須。從古以然。恭惟陛下聰明冠倫。上參堯舜。勤勞稽古。下慕太宗。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。臣聞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太宗所以成正觀之治者。一本於納諫而已。陛下欲還太宗致治之隆。必求當時致治之本。欲知太宗納諫之效。必觀當時進諫之言。臣嘗夷考其人。魏徵固號善諫。而在廷之臣。有若王珪。馬周。劉洎。褚遂良。虞世南。岑文本輩。以諫名者。又不可一二計。內則閨門至親。乘間進說。外則蕃夷武將。因事納忠。想其當時。誓為詩。工誦箴諫。士傳言。大夫規誨。駸駸乎有治古之風。自非太宗導之。何以至此。臣念群臣諫語。散在史冊。不可類舉。謹用哀切於治道者。凡百事聚成一書。繕寫進呈。如蒙陛下

下萬機之餘。特賜一覽。不唯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。而日就月將。可成正觀之治。臣不勝惓惓之誠。

戲又乞優容言者。疏曰。臣聞國之士氣。如人之元氣。元氣猶存。必康寧而壽考。及其已耗。則顛仆隨之。古之人君。愛惜士氣。如護元氣。涵養作成。使天下之士。激昂奮勵。人人懷不能自己之意。故無事之時。則有犯顏敢諫之士。多難之世。則為伏節死義之臣。治亂安危。實係於此。我祖宗保養士氣。二百餘年。未嘗深罪言者。一事過舉。議論鋒起。章奏交上。往往以死爭之。縱有忤旨。不過薄責。旋即超陞。仁宗皇帝。蓋嘗斥逐臺諫。究其端由。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。帝反嘉其忠直。後多大用之。如范仲淹。歐陽脩。唐介之類是也。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。譴責言者。雖明君有所不免。儻能幡然而寤。改過不吝。適所以成聖德也。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。縉紳之士。莫不為朝廷惜。而臣猶

有所喜者。以元氣尚存故也。夫諫行言聽。膏澤下於民。此人臣之所願欲也。高爵厚祿。以榮其親。以肥其妻子。亦人臣之所願欲也。大則竄逐。小則罷斥。艱難困苦。流離凍餓。上累其親。下累其妻子。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。飢不可食。寒不可衣。將焉用之。蓋忠義所激。不得不然。捨實利而求虛名。甚非人情之所得已。此魏徵所以不願為忠臣者也。又况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。君能聽之。則君有納諫之名。人臣何自而得名哉。言之而非。君不之聽。臣有妄言之過。亦何自而得名哉。惟其諫不行。言不聽。天下之人。惜其不見用於世。於是名歸之。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。為人君者。要當不憚屈己。以來忠諫。不愛厚賞。以旌直臣。則君都顯名。臣獲實利。兩得所欲。豈不美歟。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。非樂於求名。愛惜士氣。優容言者。力振委靡之風。作成忠義之節。則天下之士。感慨發憤。以圖報效。實惟宗社無疆之休。

天下幸甚。

中書舍人林光朝上奏曰。臣聞唐虞之世。內有百揆。四岳。外有州牧。侯伯。遠近相參。有如一體。又且時巡于方岳。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。是當時諸侯歲一見天子。皆以為職分之當然者。觀其一時戒飭之辭。有曰。敷奏以言。明試以功。車服以庸。此為導之使言也。言不徒發。是必有可指之效。則賜之車服。所以寵異之也。車服有數。天子以是御群下。惟有功者得之。則人人有歡心。苟為無功。偶然得此。則人皆有倖心。一或有倖心。則車服亦不足貴矣。故其曉然告之。使之敷奏以言。而又試其言之當否。臯陶嘗提是說。以為不知是。則敷同日奏。罔功。則是說為一日不可廢於天下也。陛下脩明庶政。蒐取實材。每於群牧。部使者守臣。各令奏事。而後丁寧告戒。此於唐虞之事。不約而合。然而自他處得郡。或丞郎補外。或執政侍從。均勞佚而去者。當

有一二說。歷陳之於上前。雖陛下有所可否。然不終計其効驗如何耳。臣竊觀神宗皇帝。於百司所奏。無不編覽。又嘗作功過簿。以稽其言之當否。臣願陛下酌祖道以養天下。每於州牧侯伯。入對宸旒。言有可聽者。當計以歲月考其言之當否。如功過簿。則田萊可闢。水利可修。流人可集。盜賊可去。其大者可以厚民俗。起士風。其次可以講鐵酒酤利。原豐耗之所出。是天下萬務。皆可以周知而悉數之也。昔文帝見賈生於宣室。偶於受釐之際。所問者鬼神。而賈生之對。不敢及他事。今州牧侯伯。一日見天子。得以極言郡國之事。此為導之使言。已如唐虞之時。苟無以考其言之當否。臣恐敷同日奏。罔功也。臣前謂天下之大。非耳目所可及。在唐虞盛時。謂此說為不可廢。是必為簡易之法。陛下試一闕宸慮。使天下復見唐虞之治。

薛季宣上奏曰。臣聞人主之為天下。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。夫使

天下皆不可得而欺。則欲無不遂。為無不成。自昔號有志之君。其所欲為。非不甚盛甚美。然卒有齟齬之歎。蓋欺之者多耳。夫欺者之情。狀。天下皆知之。而人主獨不知之。是豈人主不欲察之。而甘於受之耶。近者為之地。則遠者有盤錯之堅。大者為之助。則小者有彰露之援。其察之。豈曰甚易乎。守令之所臨治。不過一郡一邑之間。旦暮坐于廳事之中。家。家巨。駟。敢於欺侮。而不懼者。恃有胥吏為之囊橐也。人主萃天下之責。而以身臨之。爵祿利勢。足以動人。小人而不為欺。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。而罪之根本。則在於左右之囊橐。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。夫左右之為欺。甚於天下。彼其伺候詞色之工。窺見意向之密。捍闔迎逢。殆難以狀其巧也。故有托正以行其邪。假廉以濟其貪。偽直以售其佞。薦退人才。不於有所陞黜之時。而游揚中傷於平居無事之日。一旦陞黜之際。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。而甚

怒氣。酸己歸於囊橐者之門矣。然則左右之為欺。人主又柯從而察之。亦曰兼聽無我。收骨鯁。弃軟熟而已。且可以利來。可以使懼。有見而不敢言。或言而不敢盡。皆軟熟之人也。骨鯁之士。惟其胸中耿耿。不能與世推移。急危存亡之秋。乃可望以伏節死義。平時軟熟。自為身謀。而欲望以急難。非所聞也。借使舉朝之士。無非軟熟之人。其為墨墨大矣。於人主何利焉。若乃骨鯁之士。世多以好名疑之。夫名。天地之美物。不易以與人。而亦天下之公論。不可以冒得。舉事進言。果出於為君上為社稷也。然後可以得名。不然。將誹謗隨之矣。故在臣子。自為學問之計。不可存好名之心。人主為社稷計。惟恐不得好名之士。人人皆好名畏義。則人主所欲為者。無不濟矣。故欲絕天下之欺。惟在於收骨鯁。收骨鯁在於兼聽。兼聽莫難於無我。入者先主。縱有他說。不能復入。何以鑒擇其是否乎。骨鯁之言。非無我。則誠難於

受之也。忠言逆耳利於行。良藥苦口利於病。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
英略大度之主。而使屈群策之用者。其言如此。齊威之霸。其機不在
手阿。即墨大夫之誅賞。而係乎毀譽。不公使齊威之刑賞不行焉。則
為欺者殆無以禁之矣。恢復之功。獨可日月冀乎。此臣所以冒昧而
獻兼聽無我之說也。陛下靜觀而熟察之。儻有驗於微臣之言。功業
成否。反掌間爾。

季宣又上奏曰。臣聞唐太宗之戒王珪曰。人心所見。互有不同。苟論
難往來。務求至當。舍己從人。亦復何傷。隋末。內外務相阿順。皆自謂
智。及天下大亂。家國兩亡。卿等各當徇公去私。毋雷同也。魏鄭公告
太宗曰。人主兼聽則明。偏聽則暗。昔堯清問下民。故有苗之惡。得以
上聞。舜明四目。達四聰。故共鯀驩兜不得蔽。是故人主兼聽廣納。則
下情得以上通。大哉言乎。其君臣致治之美。庶幾成康有由矣。夫和

之與同。疑若相似。聖人之論。則有君子小人之分。善乎晏嬰之言。和
如鹽梅相濟。同如以水濟水。人心不同。如其面焉。強而同之。非回於
利弗能也。向令仕者舉回於利。則凡時之利病。政之得失。何自而知
之。君子不為利奪。往往輕為去就。藉此以治萬無是理。間自權臣柄
國。斷喪忠良。內外之臣。無小無大。相與諛說。合若一人。幾於楊氏無
君。其於國家何有。流風遺俗。溺陷人心。同而不和。至今為梗。以陛下
之剛明聖武。高視唐宗。即政以來。每欲一湔前弊。其如無君之習。章
之良難。舉世為同。則有入而不自知者。臣懼邦之政俗。將日非而莫
之揀也。凡處天下之事。不當心有所主。惟處身於利害之外。乃知利
害之實。故見利者不知其害。見害者不知其利。誠使言利害者。畢陳
所見。則利害之情。無餘蘊矣。合天下聽。無不聰。合天下視。無不明。鹽
梅相濟。何以易此。不然。自塗耳目。同異不聞。雖臣下盈庭。自成孤立。

矣。人情誠不易見。然而指意可知。大抵勉君以容受讜言。要為忠愛之至。導之拒諫。寧為體國之心。由此觀之。邪正無遁情矣。臣不敢遠引三代。姑以所學稽於唐之君臣致治之美。為陛下獻。惟聖神留慮而圖之。社稷蒼生幸甚。

直煥章閣王師愈論聽言之要。疏曰。臣竊惟陛下躬上聖之資。勵大有為之志。孳孳圖治。聽納如流。欲以來天下之言。然而進言者不能皆昌言。多為虛誕。一偏之說。仰欺天聰。其名則是。其實則非。聽之則可喜。行之則可駭。或有利少而害多者。或有利於此而害於彼者。或有斷然不可行者。行之未久。雖不憚於輟。或從而變更。其弊已甚矣。原其用心。不過苟持一說。以取容悅。欲為干利祿之階。而不顧上誤朝廷之施行。下貽生民之大病。此何謂也。陛下明目達聰。欲知周而廣覽。進言之路。固不可不闢。自今凡有陳利便者。誠能先隱之於聖

心。次付之於大臣。侍從臺諫。參酌詳審。擇其灼然可行者行之。庶幾事功可濟。利興而害除矣。

先宗紹熙二年。起居舍人黃裳上奏曰。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。其蔽有三。一曰私心。二曰勝心。三曰忿心。事苟不出於公。而以己見執之。謂之私心。私心生。則以諫者為病。而求以勝之。勝心生。則以諫者為仇。而求以逐之。因私而生勝。因勝而生忿。忿心生。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。如潘景珪常才也。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。特以臺諫攻之不已。致陛下庇之愈力。事勢相激。乃至於此。宜因事靜察。使心無所係。則聞臺諫之言。無不悅。而無欲勝之心。待臺諫之心。無不誠。而無加忿之意矣。

三年。御史臺主簿彭龜年論聽言以講學明理為本。疏曰。臣聞天地以虛為德。聖人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。亦虛而已矣。

恭惟陛下受天明命。臨照萬國。自御極以來。天下之事。一切以虛心應之。執政大臣。日有闡陳。無一事之不下。侍從論思。給舍繳駁。臺諫劾奏。無一言之不聽。內而百執事。外而監司郡守。一遇奏對。無不自以為稱愜上意。雖舜之舍己從人。禹之聞善言則拜。何以過此。然臣區區之愚。猶願有陳于陛下者。蓋以天下之理。有所謂可。亦有所謂不可。夫虛者。豈一於可之謂哉。無不可者。虛也。有不可者。理也。試觀之天地之化。何嘗有所偏倚。其無所偏倚者。天地之虛也。然陰陽寒燠之氣。動植飛潛之性。長短小大之形。亦何嘗有所變易哉。所不可變易者。天地之實理也。夫是非邪正。此實理之在人。而不可變易者。若是謂是。非謂非。邪謂邪。正謂正。物各付物。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。豈不如天地之虛哉。儻是非邪正未嘗辨析。而徒曰吾虛心應之。吾之應之者。若其人正。其言是。則是虛也。達而為堯舜。不難也。若其人邪。其言非。則是虛也。反而為桀亂。亦不難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之於天下也。無適也。無莫也。義之與比。夫無適無莫。豈不甚善。然非義之與比。則有所不可。故無適無莫。而義則為從善。如轉圜。無適無莫。而不義。則為用賢。如轉石矣。是不可不察哉。臣觀陛下數月之間。用人納諫。聖心愈虛。盛德彰明。天下歡喜。太平之期。指日可冀。而臣之私憂過計。益不自已者。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。深加聖心焉。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。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。異時不幸有不肖者。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。或誤陛下。陛下儻懲今日為監戒。則將猜忌關防。表裏不應。其患又有不勝言者。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。抑臣之言。猶有未盡者。臣聞之。能明理。然後能使心之虛。能講學。然後能使理之明。夫天下之事。紛紜淆雜。日至乎前。利害之相形。賢否之相蒙。千變萬化。不可窮詰。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。酬之。

臣若其人邪。其言非。則是虛也。反而為桀亂。亦不難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之於天下也。無適也。無莫也。義之與比。夫無適無莫。豈不甚善。然非義之與比。則有所不可。故無適無莫。而義則為從善。如轉圜。無適無莫。而不義。則為用賢。如轉石矣。是不可不察哉。臣觀陛下數月之間。用人納諫。聖心愈虛。盛德彰明。天下歡喜。太平之期。指日可冀。而臣之私憂過計。益不自已者。誠願陛下於是非邪正之間。深加聖心焉。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為非是。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。異時不幸有不肖者。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。或誤陛下。陛下儻懲今日為監戒。則將猜忌關防。表裏不應。其患又有不勝言者。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。抑臣之言。猶有未盡者。臣聞之。能明理。然後能使心之虛。能講學。然後能使理之明。夫天下之事。紛紜淆雜。日至乎前。利害之相形。賢否之相蒙。千變萬化。不可窮詰。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。酬之。

可不謂難哉。陛下隨事而應，雖無不聽之言，事過而思，豈無既往之悔。萬一有之，陛下亦嘗察夫悔之所以然乎。是必於理有所未明，所以於事不能無誤。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。恭惟陛下自得聖學之高明，多閱天下之義理，是非邪正固已瞭然。然而理本無窮，學斯不足。若絲毫有所不察，則禍亂或從而生。臣愚欲望陛下精考聖賢之言，多親儒學之士，公好惡以合天道，辨義利以察人情。常使聖心昭明了無蔽惑，如水鑑之清而妍醜自見，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。此聖人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參者也。唯陛下留神。

四年，龜年為秘書郎。又論群臣進言早賜處分，疏曰：臣以非材，備數三館。月縻廩粟，無所補報。嘗伏自念三館之士，在祖宗時，許以議政，比偕同列，僭上封章，待罪旬浹，未聞報罷。竊知聖德優容，必無訶譴。然而所論之事，亦無施行。訶譴不加，不敢自喜。從違未卜，實切私憂。

臣仰惟陛下自即位以來，隆寬盡下，虛已受人，聽納之勤，前古無有。只因近日二三差除，大臣執奏，給舍繳駁，臺諫論劾，未合聖心，反覆月餘，尚無予決。群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，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群臣。君臣之間，齟齬既久，情意不通，易成睽阻。一日二日，萬機沓來，設於其間，又有同異，展轉激作，或貽威怒，則豈特群臣之罪，不勝誅夷而已哉。陛下父母也，群臣臣子也。子事父母，只欲其喜，豈欲其怒。父母怒，則一家不寧；陛下怒，則天下不寧。此臣所甚懼也。陛下聖度如天，萬萬無此。臣但見群臣屢批逆鱗，恐其至是，是以願為陛下先事言之。然臣亦非敢以臆說欺陛下也。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，至篇之終曰：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，厥或告之曰：小人怨汝詈汝，則皇自敬德。厥愆曰：朕之愆，允若時，不啻不敢含怒。此厥不聽，人乃或譎張為幻曰：小人怨汝詈汝，則信之，則

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。怨有同是叢于厥身。且之此言真萬世帝王龜鑑也。夫所謂小人怨汝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。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議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。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為德。任之以為愆。然則怨安從而生哉。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請張為幻之人必指其言曰。此怨吾君之詞也。此詈吾君之詞也。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為君之道。無寬裕之德。其弊至於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。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。然臣猶不免以請張為幻之人為懼者。誠不為無見也。劉向曰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。持不斷之志者開群枉之門。群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請張為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。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。必曰陛下之命群臣執之不行。是天下之事盡由群臣不由陛下。為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。昔明皇欲加牛

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。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為不可。李林甫揣上意曰。仙客宰相才也。何有於尚書。明皇信之。復以仙客實封為言。九齡固執如初。明皇曰。事皆由卿耶。自是林甫進。九齡罷。而唐之治亂分矣。此豈陛下所欲聞乎。又必曰。群臣為此。不過欲歸過於上。邀名於己耳。為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。德宗欲為唐安公主造塔。姜公輔表諫。德宗曰。唐安造塔其費甚微。非宰相所宜論。止欲指朕過失。自求名耳。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為過。改之則為名。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。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。德宗終守改過之吝。竟失從諫之名。褊心忌克。此豈陛下所欲聞乎。又必曰。號令已行。不可復反。是又以反汗之小嫌。傷從諫之盛德。亦非忠於陛下之言也。臣請復以慶曆元祐之事辨之。慶曆三年。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。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脩等十一疏。追竦樞密使。救元

祐元年。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。給事中王巖叟封駁。竟因燾辭免之。童。命依舊職。此皆大臣也。尚不憚於改除。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。且群臣獲仕清時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。邁帝王之極功。身荷美名。至都顯號。偶有違拂。誠非得已。陛下諒其忠。則跼蹐恐悚。猶不自安。陛下不諒其忠。則流移轉徙。何所不至。寧肯不顧妻子。故犯君父之怒乎。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群臣之意。臣恐譎張之說。萬一不解。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。蓋人君胸中當如清水明鏡。一毫不留。乃得其正。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。蓋謂是也。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。和平宸慮。以天下之理察群臣之言。酌其是非。早賜處分。或罷召命。或與外除。毋使譎張之說。能惑聰明。忠蓋之臣。或罹擯棄。實天下幸甚。宗社幸甚。

龜年又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。疏曰。臣聞言路通塞。天下治亂。

繫焉。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。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。仰求前監。方冊昭然。臣敢不為陛下縷縷陳之。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。隆寬盡下。廣覽兼聽。揆之於古。未見其比。而近日臺諫之官。稍稍抗直者。多不得久於其職。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。臣不知其故何也。夫假遷官以逐言者。此近世最弊之法。陛下奈何數出而用之乎。消稟精銳。沮抑忠直。莫甚於此。且臺諫之官。皆朝廷選擇而後除。使其言可行。則為稱其職。當留而不當遷。言不可行。則為不稱其職。不當遷而當去。而乃舉措倒置。是非易位。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。果何術也。恭惟治朝。崇獎臺諫。列聖相承。視為家法。傳堯俞嘗謂言事之官。許令風聞。祖宗之詔。曲全過當。許風聞。則豈皆責實。全過當。則欲其盡言。如此求之。猶恐未至。臣觀南渡以來。臺諫忠鯁。大率不逮祖宗盛際。每有所言。極不過三數章而止。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。九章劾章惇。

如劉安世者乎。全臺彈劾。不聽亦已。安有上章不報。率同列進見。列拜於御座之側。如孫抃論溫成典禮者乎。聞有宣諭。唯唯稟承。安有召赴都堂宣諭。而論列如故。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。言有不合。苟得美官奉身而去。安有以去為諫。幾上感寤。如程顥之不受提刑。司馬光之不受樞密。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。臣不知先正諸臣。剛決勇敢。一至于此。以為無上耶。則近世愛君。未有過於諸臣者也。以為沽激好名邪。則忠實潏惻。亦未有過於諸臣者也。而祖宗容受聽納。若恐傷之。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。不容不重為社稷宗廟大計。自當爾耶。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。反覆詳觀。然後知祖宗寬大人。無不盡之言。今日臺諫。略無先正之直。陛下儻舍已從人。如舜。改過不吝。如湯。不唯聽人之言。而又且導之使言。不唯容人之直。而又且激之使直。臣尚懼士氣消磨已久。不能頓然作興。而况從

而沮之耶。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以不伸。夫姦宄之人。何世無之。唯藉臺諫嚴重。有以折其萌芽。而臺諫之士。所以能震懼姦宄。唯藉人主聽納其言。假以聲勢。令臺諫之士。消沮如此。臣恐在內之姦宄。乘此隙以蠹其內。在外之姦宄。執此隙以撻其外。陛下雖欲高枕而臥。不可得也。且臣嘗熟察臺諫。所以數忤陛下者。蓋有由矣。非以陛下身有失德。惡人正救。如前代拒諫之主也。特不過攻擊權倖。不協聖意耳。夫權倖恩寵不行。不過一夫怨。而怨歸臺諫。臺諫言論不行。能使天下怨。而怨歸陛下。陛下柰何不忍一夫之怨。而獨任天下之怨乎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。欲一言於陛下之前。不能自已也。臣反覆思惟。今日陛下。唯有導人使諫。是以救此。臣猶慮聲勢已動。未易頓回。政須陛下。開廣聖心。掃除芥蒂。遵用仁廟召還唐介故事。東別向來以諫去國。不由人言之人。擢用一二。示天下以聽納之機。登對臣僚議

論忠謹者稍旌別之。示天下以聽納之實。庶幾聖德昭明。群疑解釋。不勝幸甚。

光宗時監登聞鼓院楊大全上奏曰。臣之志憂君者不畏死。不榮幸生。不以言而獲罪為耻。而以言不聽從為耻。自古諫之不效。其大者身膏斧鑕。其次亦流竄四裔。其小者猶罷免終身。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。亦不加於黜逐。徒餌之以無所諱呵之恩。使皆饕富貴甘養之人。陛下自夏秋以來。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。卒之果然乎。不然乎。達康趙濟死。武興吳挺死。今尚不以為然。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。可諫陛下乎。萬一變起蕭牆。禍生肘腋。陛下必將以為不信。坐受其危亡矣。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。二世不知也。蠻寇成都而更奏捷。明皇不知也。此猶左右聾瞽爾。今在朝之士。歷忠以告。而陛下不聽。是

陛下自雍蔽其聰明也。今外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。幸吳興。此愛陛下之深。欲泯其迹也。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。

趙汝愚論聽言疏曰。臣仰惟陛下天縱聖明。寬仁盡下。凡臺諫之論。奏。給金之封駁。微及一介。踈遠之士。雖寸長片善。陛下未嘗不聽而受之。無有難色。臣每與群臣竊窺陛下盛德全度。恢乎有容。如天之高。如日之升。光明廣大。不可尚已。若守之以誠。行之以久。使義理習熟。是非著明。不為邪說所轉移。則三王不足多。五帝不足進矣。然臣嘗觀自古納諫之君。未有如唐之太宗者。當時魏徵號為善諫。帝嘗曰。人言魏徵舉止踈慢。我視之。更覺嫵媚。至徵陳十漸。則尤加獎歎。為列諸屏障。朝夕瞻仰。君臣之際。相得深矣。及其怒也。則曰。會須殺此田舍翁。及徵之亡。乃復有停昏仆碑之事。夫以太宗之明。魏徵之賢。而終不能免此何耶。又帝嘗止于木下。愛之。宇文士及從而譽之。

不已。帝正色曰。魏徵嘗勸我遠佞人。我不知佞人為誰。意疑是汝。今果不謬。士及叩頭謝。而帝亦不加罪。大抵人之情。喜順而惡逆。方其始初清明也。聞善言則喜。聞惡言則懼。凡君子忠盡之言。雖甚拂其意。然未必不蒙信用。小人阿順之語。雖初若可喜。亦未必不加察也。及其久也。君子今日論某人。明日論某事。積其違忤之意。則終將壓之矣。若小人則善伺人主之意。阿諛順旨。終無所違逆。故人主雖知其佞。而卒以難去。從古以來。人主皆欲治而惡亂。皆欲進君子而退小人。然卒之君子遠而疎。小人近而親。危亂之日。常多。治安之日。常少。者。惟在乎違道而任情。喜順而惡逆爾。書曰。有言逆于汝心。必求諸道。有言遜于汝志。必求諸非道。斯言也。誠萬世人主聽言之法。惟陛下留神幸甚。

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劉光祖論言事本末疏曰。臣聞古之事君

者。必曰忠。必曰直。忠則有所不欺。直則有所不避。忠直者。一臣之大本也。進則觀望人主之顏色。退則顧慮一身之安危。如此者。必有所不盡於其心。其於忠也遠矣。設為關防以為能。避遠形迹以為智。如此者。必有所不盡於其言。其於直也遠矣。然而忠直非有素。則不信。忠而君不以為疑。直而君不以為忤。惟有素者能之。臣雖愚魯。竊慕斯義。平生所受教於父師者。蓋終其身而不能變。平日所交際於朋友者。亦盡其心而無所隱。而况於事君乎。而况於任陛下耳目之寄乎。陛下往歲毓德春宮。臣備數小學教授。陛下察臣盡心於嘉王而無所苟。是以蒙簡記於壽皇。召臣之日。臣到闕際會。舜禹親傳。蒙恩引見。所奏悉荷開納。未幾。又值輪對。略嘗効其愚忠。以為當今人才衰。而肯論事者益少。勸陛下長養收拾。崇獎其直言。陛下御批。依奏。即日付出。而大臣反若有所顧畏。不敢報行。然臣自念區區之誠。已

獲信於陛下久矣。又未幾陛下遣臣送使客。三得瞻望清光。臣所
奏楚州城壁絕無一詞之欺。陛下卒采臣言。減省工役過半。臣以事
無大小皆可盡忠。官無高卑悉當圖報。令也。陛下擢臣以風憲之任。
其為感激。又當如何報効耶。所以承命以來。不遑寧處。朝惟夕究。如
是累日。即自斷曰。惟初念純一。可以對上帝。可以事君父。不可貳也。
不可疑也。是故道學朋黨之論。人不敢言。而臣言之。為其不消此名。
即必貽將來之患故也。左右近習之勢。人不敢及。而臣及之。為其不
窒此門。則必喪士大夫之節故也。臣在小學時。曾為日記。其間記陛
下一日。因臣進見。問曰。曾識呂祖謙否。臣對識之。陛下再三稱誦其
賢。而悼嘆其不幸。臣今思之。使祖謙而尚在。人將目為道學之首。則
陛下亦不得而用之矣。又記一日。臣得進見。陛下諭臣曰。近日主上
付下骨鯁。集令看。皆先朝元老議論。讀之甚有補。臣對云。自范仲淹

以下。奏疏皆在。可見祖宗以來。容納直諫如此。陛下曰。中間所論新
法。自是必為民害。斷不可行。又曰。當時同己者。即以為是。異己者。即
以為非。所以後來遂將司馬溫公。蘇文忠及黃庭堅。各目為黨魁。臣
對云。只緣王安石引用小人。卒亂天下。陛下曰。如蔡卞。蔡京之徒。是
也。又曰。陳東亦不易得。臣每誦陛下東宮之語。以為淵衷所見。一一
與祖宗之意同符。是以昨者敢進借朋黨以害君子之說。皆臣數年
之內。中心所懷如此。臣自信言公而語平。故乞陛下降出。以消未然
之患。至於士大夫納交於近習。臣自立朝以來。心誠鄙之。目觀陛下
愛重名器。不為小人所竊弄。於是乃昌言之。而無所避。曰。忠曰直。臣
雖未能望古人之萬一。然其不為姦回之人決矣。臣於職事。疎則有
之。欺則無也。於議論。不及則有之。過則未也。臣無言責之時。尚勸陛
下用賢納諫。諄復而不已。豈今居言責而反不言乎。是以相繼封入

奏疏乞先收召人才。而大臣但進呈而無所議。臣既非今日之言。則言而不行。不能以自已也。何則。人才者國家基本之所繫。生民休戚之所關。乏則養之。有則用之。慶曆之所以盛者。豈一日之積乎。惟其非一日之積。是以為數世之用。事之最大。無以過此。臣所願陛下體至公之道。開衆正之門。又乞早用愚言。兼收人物。必獲安靜之福。而無一旦之憂。如臣所言。異時有誤國是。臣甘竄殛。

寧宗慶元元年。大府寺丞呂祖儉上奏曰。臣近者蒙恩輪對。不度狂愚。嘗僭論奏陛下聖孝純篤。猶未得一見上皇。將何以慰聖心而修人紀。又嘗以虜情難測。欲得備豫。不虞賈倖市權。欲得防制有節。及御筆施行。傷於快易。且進退臣下。復多匆匆。莫不展竭懇欵。以致願忠之義。聖度隆寬。溫詞慰納。臣退而感泣。莫知圖報。指心誓曰。以為他日或有事繫國體。義所當言。可以仰裨聖明者。苟得竭盡。則雖退

就黜責。靡敢自愛。竊聞國子祭酒李祥。比因宰相趙汝愚論罷。心有所懷。不能自已。嘗有封事。上徹宸聰。自以所見與諫臣不同。居家待罪。陛下既予之以寬告。又復寵之以職名。畀之以使節。使以禮而去。中外之論。莫不以陛下博盡群議。不貴苟同。此蓋治世盛德之事。而明主之所取。以為先務者也。臣竊嘗妄論本朝治體。蓋以崇養議論。氣節為立國之根本。自王安石用事。好同惡異。天下從風而靡。逮至崇觀間。復倡為豐亨豫大之說。虛美熏心。實禍蔽塞。遂使習俗日變。馴致靖康之禍。如吳玠莫儔之徒。與虜為市。痛在人心。其始固止於順從。其終乃至於此極。為人上者。詎可不知所崇養。而以好同惡異為深戒哉。今諫臣抗疏論罷李祥。新任仍褫其職。願惟諫臣所言。陛下自應聽納。其在庶僚。亦豈容妄有條陳。第以陛下含弘之美意。因是不能無辭。而人有懼心。精銳銷更。議論氣節。必愈陵夷。凡事理

利害之真實。顧望愛惜。多為身謀。誰肯為陛下明言之。其所關繫。蓋治忽所從分。非一目一事之可比也。仰惟陛下初政清明。收召人望。登用忠直。天下之士。莫不訥訥然精白以承休德。然曾未踰時。朱熹老儒也。有所論列。則亟使之去。彭龜年舊學也。有所論列。亦亟許之去。其他侍從臺諫之臣。以言事而去者。尚多有之。夫人才固未易得。而盡節竭忠之士。寧復有幾。長育獎勵。猶懼其有所畏縮。令士氣似少沮矣。如李祥老成篤實。非有偏比。蓋眾聽之所共孚者。今又終於斥逐。臣恐自是而後。天下或有當言之事。必多相視以為戒。鉗口結舌之風。一成而未易反。是豈國家之利邪。矧今國勢甫定。人心猶搖。歲事可慮。未可保其無害。邊報屢警。未可保其無他。又自去秋以來。災異相繼。殊為駭常。而天象昭昭。尤為可畏。白虹貫日。陽精示變。雷適當淫雨之開霽。近者太白經天。金木失次。立夏之日。風起良方。此

為何景。胡可少安。政是陛下屬精為治。明目達聰之時。今能言之士。指陳災變。所以助成陛下抑畏之心者。亦不為少。然終未克致消弭之實。而於其所甚當言者。雖陛下以聰明臨照之。未必皆得而聞。是安可不思其故哉。蓋天下之事。所宜指陳者。固非一端。然言有淺深。勢有難易。人之所難。非在於得罪於君父。而在於忤意於權勢。姑以臣所知者言之。難莫難於論災異。然言之不諱。猶未以為難者。以陛下有容受之德。而其事不關於權勢也。難莫難於論綱常。然言之不諱。猶未以為難者。以陛下有誠孝之心。而其事亦不關於權勢也。若迺御筆之降。初豈盡却僉謀。然廟堂不敢重違。臺諫不敢深論。給舍不敢固執。蓋以號令出於獨斷。而事體多關貴倖。深慮左右乘間。過有激發。而重得罪也。臣蓋嘗面奏。從昔而來。凡勸導人主事。從中出者。夫豈意在尊君。蓋欲假人主之聲。行之於外。使莫敢爭執。而可以

漸竊威權。所當深加省察。旬日而來。復聞有一二中批指揮。給舍繳駁。僅得一再而止。其自為謀則善矣。儻事有當論而又切於此者。望其致閑邪之敬。盡面折庭爭之藹。未必有也。子思有言。群下同聲。則善安從生。今士大夫之習俗。蓋近於是。不知陛下亦何便於此。臣比日又竊聞之道路。左右執御於黜陟廢置之際。間得與聞者。車馬輻湊。其門如市。恃權怙寵。搖撼外庭。聲說所及。類莫敢言。所賴素有望實。不畏強禦者。正色朝端。盡言宸衷。有以折其鋒而殺其勢。苟惟不然。歲月荏苒。事勢浸淫。腹心耳目。愈失委寄。政權將歸。倖門而不在公室。凡所薦達。皆其所私。凡所傾陷。皆其所惡。豈特側目畏憚。莫敢指言。而阿比順從。內外表裏之患。必將形見。前史所載。其鑿甚明。親愛之道。全之為上。若或不加抑損。是乃所以害之。惟在陛下加念而已。臣所以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。是豈病狂喪心。欲為矯激。而自

取罪戾也哉。竇以士氣頹墮之中。稍有所言。與諫臣忤意。則去不旋踵。而邇者尊君之論。播於朝行。皆欲習為謹畏。而不知盡責難之恭。雖知貴倖市權。無由敢言於陛下之前。或有志在忠愛。能言其難者。皆將目之以出位犯分。不恭不遜之罪。臣之私憂過計。豈獨以搢紳之士。遭罹讒謗而已。其所深慮者。陛下之勢孤。而相與維持宗社者。浸寡也。伏望陛下深惟天下之勢。在於以言為諱。渙命重申。復還李祥職名。新任。雖若稍拂諫臣之說。然可以通壅蔽之情。朝廷美意。既得因此開明。而天下有難言之事。在朝在野。必將聞風欣慰。願竭忠蓋於王朝。陛下躬受四海之圖籍。兼聽臣庶之邪言。開公正之門。絕私倖之路。委信大臣。以正朝綱。容納忠直。以強國勢。中心無為。銷平偏論。以涵養天下和平之福。則宗社幸甚。生靈幸甚。臣世受國恩。不遑他恤。發言狂戇。罪在不赦。惟陛下財幸。

慶元間將作監陳貴誼因轉對上言曰。言路雖開。觸犯忌諱者指為
好名。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。利害關於天。是非公於人心。一人言
之未已。或至累十數人言之。則又指為朋黨。是非易位。忠佞不分。又
言婉順巽從者。是美多也。非愛我也。宜屏之外之。矯拂救正者。是藥
石也。愛我也。宜用之聽之。

嘉定三年。秘書郎真德秀上奏曰。臣聞天下有不泯沒之理。根本於
人心。萬世猶一日者。公議是也。自有天地以來。雖甚無道之世。破裂
天常。顛壞人紀。敢為而弗顧者。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。不能使公議
不存於人心。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。公議即天道也。天道未嘗一
日亡。顧所存何如耳。熙寧之世。以新法為不可行者。公議也。雖以王
安石之復諫。遂非而不能遏士大夫之口。紹興之際。以和好為不足
恃者。公議也。雖以秦檜之擅權專殺。而不能弭君子之論。卒之新法

行而民力屈。和好就而敵情驕。甚哉此理之在人。信可畏也。與其拂
之以取敗。孰若順之以為安。近年侂冑用事。以區區私意。小智。梓天
下。公議之衝。能顛倒是非於一時。終不免為當世大僂。何者。公議天
道也。侂冑違之。則違天矣。天其可違乎。故善為國者。畏公議如畏天。
則人悅之。天助之。何事功不立之憂哉。陛下以還至公之理。蓋嘗少
伸於久鬱之後矣。臣愚伏願朝廷之上。兢兢保持。勿失初意。用人立
政。一以天下公議為主。而不累於好惡黨偏之私。盡公極誠。如對上
帝。則天人胥悅。治效可期。海內之幸也。惟陛下留神反復。愚臣之言。
六年。德秀為起居舍人。又上奏曰。臣伏觀陛下更化之始。昔下明詔
求直言。又詔近臣請對論事。薦紳士夫如聞震霆。如覩白日。臣時備
官太學。竊語同列。以為自今言路大開。將復見祖宗盛時氣象矣。而
五六年來。士風選悞。無以大異前日。臣竊惑焉。蓋嘗歷觀往昔言路

壅塞之由。大抵起於人主好自用。大臣好自專而已。自用則視天下之人皆莫已若。而惡人之言。自專則舉天下之事。唯所欲為。而忌人之言。今陛下恭己責成。未嘗有自用之失。大臣虛心無我。未嘗有自專之私。而群臣觀望。莫敢盡言者。陛下亦嘗察其故乎。蓋自權姦擅政。十有四年。諛佞成風。日以浸甚。然其始也。采熹彭龜年以抗論。逐呂祖儉。周端朝之徒。以上書斥。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。正如始病之人。氣血雖傷。而未至甚憊也。其後呂祖泰之貶。非惟近臣莫敢言。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。則嘉泰之疾。已深於慶元矣。又其後也。盜平章軍國之名。起邊陲干戈之釁。非獨舉朝莫敢言。雖布衣韋帶之士。求一如祖泰者。亦不可得。是開禧之疾。又深於嘉泰矣。風俗至此。已成膏肓。救藥扶持。豈易為力。誠使更化之初。一時群賢皆得以忠言自奮。則精神風采。猶可漸還。而曾未兼旬。遺補之官。以言罷職。是疾方

小愈而遽以酒色伐之矣。若是而欲起嘉泰開禧之沈痼。其可得乎。自時厥後。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。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。鄒應龍許奕。又繼以封駁論事去。方其去也。陛下皆華之以美職。畀之以大藩。視昔斥逐言者之時。固大異矣。然人之常情。易媮難勉。彼見是數人者。非能大有所矯拂。已皆不容於朝。未免妄疑。陛下真有諱言之意。故寧默默以自全。不肯饒饒以賈禍。且侍從之臣。以已見求對。故事也。今或閣筆相視。而不措一詞者矣。設有不安危。大利害。群臣喑默如此。豈不殆哉。臣今欲為陛下言者三。一曰勤訪問。臣自獲侍清光。每見陛下延納群臣。溫恭有禮。然從容咨訪。罕聞玉音。記注所書。寂寥無幾。豈皆不足以上承清問乎。又間遇兩班。多從隔下。既進復卻。或至再三。陛下雖未必厭聞人言。群臣或得以妄議聖德。臣願自今昕朝。賜

對時出聖訓訪以民生疾苦。朝政闕遺。仍詔實贊之臣。雖有兩班。皆令宣引。則下情可通。而上聽無壅矣。二曰廣謀議。臣聞古者大事。謀及庶人。翕然大同。乃底元吉。比年政令之間。或有更革。往往過為秘密。不暇參酌群言。計慮固曰精詳。本末豈無未究。有如楮幣鹽鈔。尤為民命所關。而更張獨決於廟謨。獻替靡聞於群下。儻凡皆若此。欲事無遺策。其可得哉。臣願陛下以帝堯稽衆為心。以漢廷雜議為法。俾人得自竭。則令無不臧矣。三曰明黜陟。昔唐憲宗以忠直用李藩。以循默去鄭絪。迄成中興之烈。而宰臣裴垪尤能獎勵盡言。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。垪獨責嚴休復曰。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。休復大慙。故論者至今稱憲宗為盛君。而裴垪為賢相。間者一二小臣以奏對剴切。旋被獎掖。亦足以明示好尚矣。臣願推廣此意。凡向以言事去國者。察其用心之忠。勿使久外。左右近臣。盡誠獻替者。當如憲

宗之擢李藩。矜阿苟容者。如裴垪之責嚴休復。使人知忠鯁可尚。而諛悅可羞。則元和之感。何難致之。有臣以孤生蒙陛下擢掌內命。四年于茲。近叨塵誤恩。進侍螭陛。有懷弗吐。臣罪奚逃。故於進對之初。不敢毛舉細故。以塞責。輒冒昧極陳其愚。惟陛下垂聽。

卷之三十一
三十一

